

C & G interviewing John about Hong Kong's Harcourt Road

《C & G 訪問 John 有關香港的夏慤道》

訪問日期: 2024年的7月19日

訪問以港式廣東話進行，另附英語翻譯。

C: Clara Cheung, G: Gum Cheng, J: John

G: [00:05] 現在是2024年7月19日，星期五。時間是早上11點24分，在Sheffield。現在訪問的受訪者是John... John Lau先生。你好，正式開始啦

J: [00:25] 好呀

G: [00:28] 如果問題收到的話，我們直接逐題問吧。現在問啦，你怎樣認識香港的夏慤道... 這個地方你怎麼認識的呢？會不會具體說到哪一天開始認識夏慤道這個地方？

J: [00:45] 其實我一把年紀啦，所以夏慤道這個名字是聽了很久的。初出來工作的時候，金鐘那裡，都知夏慤道那裡叫夏慤道，以前是軍營來的，以前是說幾十年前，但是現在是政府總部啦。最熟悉的當然是佔中的時候... 都在那裡睡過... 沒有睡的，在那裡留過一段時間... 我是在灣仔工作的嘛，然後一放了工就走到那裡坐下，所以夏慤道是不陌生的

G: [01:28] 那我想說，譬如你最開始接觸那我想說或者是還沒有佔領的時候，其實你有去過夏慤道嗎？

J: [01:36] 其實沒有說哪一條街就是夏慤道，那條街是什麼，我是沒有[特別]specific[specify]的，但是在那個區呢，我覺得是一個很高級的區，就是高級寫字樓。那時候剛剛建了幾間大酒店。那裡是交通樞紐，就是你要去哪裡都好，你都差不多在那裡... 小巴啊，等巴士、等搭地鐵那樣。所以那個區其實是很熟悉的，但是你說叫我指哪一條是夏慤道、哪一條是電氣道的呢，我就指不到了在那時候。那我記得是太古廣場...看著它建起來的。幾十年啦嘛

G: [02:33] 那香港的夏慤道對你的意義有多大呢？就是以時間點來計[算]，就是沒有說明哪一段時間，就是很概括的來講，夏慤道對你有什麼意義？有多大呢？

J: [02:46] 其實佔中之前不是很大，只是路過而已，就是等巴士，還有... 你看看太古廣場成了，就覺得很高級，在那時候... 在那個年代。現在應該也是，是一間最高級的商場來的，香港最貴重的商場嘛。

G: [03:09] 所以[我]小時候都是走金鐘廊... 金鐘廊、統一中心、海富[中心]那些

J: [03:15] 是的。但是... 太古廣場... 是太古廣場，它建完之後就整個升格了嘛，那覺得很漂亮啦那裡，很多... 很多... 我在灣仔上班呢，我特意在那裡坐巴士的，走過去

G: [03:36] 嗯，都一段距離的

J: [03:37] 很近而已，走去那裡坐巴士，覺得這裡高級一點嘛。第二就是那時候太古廣場有幾間畫廊的，商業畫廊來的，後來倒閉了... 好像在三樓的，連續幾間的... 那時候應該是回歸前的啦，那時候覺得哇，那些是很Amazing的，那些畫我覺得，專賣中國畫家的嘛，覺得哇好漂亮啊，怎麼畫的。現在都畫到了，哈哈

C: [04:16] 好厲害。那接著去到去到2014那個時空，夏慤道那個意義又有一點點轉變。當時是如何的呢？

J: [04:36] 2014年當時是佔中啦... 當時... 有幾個主角... 我只認識戴耀廷、邵家臻，那些都很friend[好朋友]的，跟他，一路[直]都... 一路[直]都有聯絡的這樣。所以他們又在那裡，他們又佔中啊這樣，於是那時候那個感覺是覺得立刻拉近了的，跟自己。佔中那一晚我在那裡的。那感覺更加... 更加... 深[刻]？就是叫什麼...

C: [05:07] 就是第一天開始的時候？9月28的時候？

J: [05:13] 是的，是的。但是就... 我那天去了那裡，接著我去了北角地鐵站，在那裡就... 就是跟那些人在那裡收集物資這樣的，所以我就不是整晚留在那裡。但是那個意義[重]大的，就是覺得那個世界整個世界不同了，變了，這個事實上就真的變了這樣。所以夏慤道在... 那一刻，那裡就是夏慤道。後來那些人就佔領了那裡，那我都每晚差不多一下班就走去那裡走，走路也好。我侄子在那裡有一個基地，Edison，有兩個camp site[露營地]在那裡。那我經常去到camp site[露營地]那裡躺著。那時候覺得世界很和平的，其實沒有什麼，很和平的那時候。怎麼想過後來會這樣

C: [06:15] 還記不記得，就是佔領那個場地... 或者site[那個位置]，那個場景裡面，有一些... 你剛才形容有一些的帳幕這樣，那還有什麼什麼事情發生的呢？有什麼活... 有什麼有什麼人啊、什麼活動的呢，記不記得？或者哪幾樣都很深刻... 一問馬上會想起的？

J: [06:36] 我記得就是有些人在那裡讀書，不知道為什麼可以set[設置]一些桌子椅子給那些人讀書，然後... 然後有人在那裡派糖水，那個根本是一個嘉年華的東西，在那裡派糖水，又在那裡拉大提琴... 大提琴啊那些。那其實整件事很和平的，其實。還有... 很... 很什麼呢？很和平啦，很社區... 那時候旺角也是有人佔領的嘛。旺角就很... 我試過是... 我去旺角在那裡，[有人丟]玻璃瓶下來，我試過，就在那裡而已。就是... 旺角就是三山五嶽的。金鐘呢，就是很和平啊，真的比較美德。旺角，旺角... 非常...

G: [07:32] 我們就多一點去旺角，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... 三山五嶽點，旺角

J: [07:36] [金鐘]真的比較美啊，普遍

G: [07:45] 所以那個感覺跟你有點相似的是，是不一樣的

J: [07:51] 是的，旺角是三山五嶽，玻璃瓶... 就是... 就是走過就... 就從前面丟了一把玻璃瓶下來。然後就看一看，就沒事了，但是旺角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... 警察在人群

當中呢，沒事的。不知道有沒有看到，那些警察就走來走去，那些人就走來走去，旺角那些金舖又沒事，金鐘沒有金舖的嘛，旺角那些金舖又沒事，那些酒樓就照常... 照常營業，那時候。那這個世界怎麼會找到一個... 這個世界共存的。怎麼會找到一個這樣的地方，他們說正在暴亂的，但是那些金舖啊，全部沒事，錶行啊，全部是很[完]好[無缺]的。所以旺角就是三山五嶽，就是沒有人搶東西的。

G: [08:41] 是的，所以是很不一樣的... 跟金鐘真的很不一樣

J: [08:44] 是的，金鐘是那些什麼... 是戴耀廷那些高級知識分子...

G: [08:51] 還有它附近真的什麼都沒有，都是要自己互相... 互相扶持住才行

C: [09:01] 自己搭建東西出來...

J: [09:05] 不知道電在哪裏拿的呢？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電在哪裏拿的

G: [09:05] 是流動電？

C: [09:11] 金鐘真的不知道，旺角是有些店舖有被人拉電綫...

J: [09:14] 旺角容易搞，但是電在[金鐘]哪裡[供]給的呢

G: [09:20] 有... 有些... 金鐘，我印象中有些就是在廁所、公廁那裡扯電過去... 是的，是公廁，自己拉扯一條很長的電線過去

J: [09:32] 但是你要整條街那麼長，都供到電，那個電量很厲害的

G: [09:37] 是的，都是一部分，接著很多都是自己帶可能有五六個尿袋[外置充電器]，就是外置充電那樣帶過去... 帶過去用

J: [09:46] 但是你都... 都，沒能給咪[高峰]、那些什麼用的，那些燈...

G: [09:54] 好像有發電機

J: [09:57] 弄一個自修室，在那裡那個自修室全部是燈光火著的，所以我覺得很厲害那些人... 是的

G: [10:04] 是的，拖發電機去... 很厲害

C: [10:09] 那麼時隔都差不多十年啦，2014到雨傘運動... 佔領那裏。那可以再幫我們recap一下究竟那個初衷是什麼呢？就是... 為什麼會有這個佔領運動？還有它一直演變的時候有沒有... 你覺得這個初衷有沒有一直變過呢？

J: [10:34] 最初呢，雨傘運動的時候呢，戴耀廷他們走出來說什麼... 什麼愛

和平，那我覺得，那些人只是說而已，不過算了，我那時候很很幼稚地想的，也好啊，有一萬人去佔中，那你警察一次性去抓一萬人，那迫爆你警署啦，你也... 癱瘓你的警署，我那時候心裡是這麼想的，很簡單地想的，你怎麼抓到一萬人呢？後來發現

對警察來說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已。那時候覺得這些事情是一件很普通的事... 和平的活動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在那時候我仍然覺得。所以我就覺得... 只是說而已，接著他出了... 出了一年多，戴耀廷，喂，佔[領]吧，為什麼？那時候我心裡想，為什麼要佔... 那我他有很多... 那些地區會[議]我都有試驗過幾次的。那些地區那些什麼會[議]，叫那些人打的時候，你怎麼... 手啊... 不要什麼... 打不還口那些，那我覺得去試試也好，聽一下。那就是去到這個地步而已，我覺得有東西就參與... 沒有什麼特別。那後來8.31他... 大陸說... 選舉拉閘，那我真的生氣了，那一晚我在金鐘，選舉拉閘那晚。那接著，學民思潮那幫小子... 就是完了之後，我們就殺去那邊啦那樣，那時候... 那時候我還是跟著他們走的，其實，我就沒有involve... 我就跟著他們走，我覺得有一班年輕人在那裡，那些人不會打年輕人啊，跟著走就安全了那樣，但是那次開始，那些東西就開始緊張了

C: [12:35] 可不可以多問一點點... 就是8.31宣佈那個普選那個制度下閘，就是不讓我們會... 香港人有真普選，那是在哪裡... 就是你是在政府總部？跟學民思潮... 你當時在哪裏，向哪裏走？

J: [12:48] 其實那時候在金鐘政府總部的海邊，他們... 有個... 有個活動，集會，是有集會，那晚我記得下了很大雨。那接著集會了... 陳建民他們三個人在那裡打鼓啊，好激昂那樣的，我在那裡[站的]很前。那接著集會完了，接著黃之鋒那幫人就在後面喊，就說，我們現在要過去這樣。那那時候見到警察在佈防的。那時候我也覺得很... 很不尋常的，為什麼呢？一般... 參加遊行集會呢，那些警察是

有配槍的。遊行集會的警... 就是維持秩序的警察通常都不會有配槍的，因為有配槍是很危險的。我... 一百個人真的搶了一支槍，你怎麼樣呢？所以有很多人群聚集的地方，這[些]集會全世界的警察，要麼就全副武裝，要麼就沒有就是不會有武裝，但是我那天見到每個警察都托槍的，但是那不是全副武裝那種，不像19年那種，是普通巡邏的那些部署，我覺得很奇怪的那一刻。但是沒什麼所謂啦，就去吧這樣，整件事都是和平的。之後就開始了... 就開始了...

C: [14:26] 那時候他們說是去公民廣場還是去哪裡？

J: [14:30] 去公民廣場，但是那時候沒有佔領的。是的，直到最緊張是什麼呢？就9... 9.18 還是9.28？

C: [14:41] 催淚彈就9.28。

J: [14:43] 9.28... 那9.28之前幾晚呢，其實是很緊張的。你們都在那裡吧？

C: [14:50] 在附近，看新聞那樣。

J: [14:52] 是的。我那幾天也是在現場的，那幾天的現場是很緊張的。他們佔領了公民廣場，之前那天就佔領了公民廣場，然後防暴隊就戴了頭[罩]那些，圍著他們，圍著他們。我也是附近的... 然後有些人在唱詩歌，我也是在附近... 我應該是在那裡的。然後那些人四方八面的把物資送過來，打算長期留守，然後9.28放催淚彈那一晚，那天...

那天我有事做的，在家裡，聽到新聞那我就自己一個人去了那裡。然後在金鐘碰到一個朋友，那個朋友就說，有人號召我們去北角，去那裡不知道什麼收集物資，然後我們就去了北角。那金鐘那邊就發生了... 就是催淚彈那樣，但是我們那時候是北角的，在北角做什麼呢？就召集一些物資，北角地鐵站，那邊送物資。我很記得很多人去北角... 經北角去金鐘。那我們那時候的物資怎麼運去金鐘呢？就是收集了一些東西，然後整個籃子，喂，拿過去吧。那些人是不認識的，[但]那些人就說，好啊，就拿過去了。就是這樣。然後我記得有一個孩子，十七八歲左右，就跪在那裡哭，我不知道有什麼，可以做什麼。我就說，你起來，拿著這些去金鐘，就去了金鐘了。後來我也去了金鐘的，但是... 之後回到北角。那我那晚沒有... 沒有在金鐘留過夜的，回到家裡，接著是的... 那麼接著Edison那時候... Edison那天去了金鐘，他一班人去了金鐘，那他留守到第二天早上的，那我就走了。我很遺憾，那天很遺憾... 就是我沒有聞[嗅]到催淚彈... 然後每個人都在那裡說催淚彈什麼什麼的，我沒有聞[嗅]過，很...很沒面子，是的真的沒有聞[嗅]過，因為他放催淚彈的時候在地鐵站裡面。接著我去了北角，然後我在北角再去... 就是晚上去到金鐘。那時候在金鐘開始... 開始沒有沒有行動的了，因為警察就已經退回去那個警察的[防守]線那裡。那麼沒有催淚彈，沒有啊，我聞[嗅]了一整晚，沒有啊。

C: [17:30] 日間放[催淚彈]吧？

J: [17:31] 不是，是黃昏的時候放的，晚上放了很多[催淚彈]。接著我走了回家，我走了回家，我再看電視直播，就放很多了。接著第二晚我又再去金鐘，又不放[催淚彈]，因為當時警察已經撤退了，已經完成佔領了整個金鐘... 又沒得放[催淚彈]啊，多沒沒面子啊，結果都沒有。但是那時候是剋制的... [警察]當時是剋制的，放了幾十個而已嘛... 好像二十八... 幾十個而已，但19[年]就不是了。很明顯，19[年]就要人命了

G: [18:10] 升級的了

J: [18:12] 是啊，就拿人[性]命。那時候是... 梁振英時代的剋制。林鄭月娥就拿人命了... 這個女人真的是... 唉... 是的。那時候我在旺角，看到那些警察站那裡木頭那樣，但是沒事的，沒有人... 那些警察都是配槍的，理論上在那段時間警察不應該配槍的，因為很危險的，不是在那裡那些人危險，是你危險。我一百個人圍住你，搶了這支槍，你怎麼辦？那所以... 就是它那個部署我覺得很奇怪的，其實。

C: [18:55] 這一點我沒有留意過

J: [18:58] 因為這麼多年遊行呢，那些警察每次都是沒有槍的... 就是在銅鑼灣遊行的時候... 是的，後期應該有[槍]，前期是沒有[配槍]的... 那個空的槍袋[套]來的。

C: [19:21] 因為John也說多了一點2019，那又可不可以幫我們形容一下... 19年的夏慤道呢... 19年的時候有沒有經過夏慤道呢？19[年]跟14年的夏慤道，那個有什麼不同呢你覺得？

J: [19:40] 9.12那一天... 應該是6.12... 6.12那一天... 那天大罷工的嘛，那些人都去了

金鐘，那我有幾個同事都罷工了。那我那天呢，那我就留守在總部，在office啦，其實沒什麼事做的已經，但是整個氣氛是沒什麼事做。那天我吃完飯，我就跟同事說，我看看那幾個少女在做什麼，因為有幾個同事就女生來的，就走出去，我就去看，我就去到那裡... 那裡已經是佔領了的，是很多... 被香港人佔領了的了

G: [20:28] 封了一條路吧？那個佔領的情況不同吧，以前有帳幕...

J: [20:33] 但是我就看到很多警察躺在那裡，沒事的。有些人躺在那裡，但是已經是full gear的，就躺在地上，那些人就繼續走啊。好像獅子跟羚羊一樣，那些獅子跟羚羊走，那些獅子跟羚羊看著... 那些警察是很hea[懶]的。那時候，那後來3點多左右，我就回到office，走回到office，那我碰到幾個同事，就是說要上班，走到那裡罷工那幾個同事呢，就跟我說小心點啊那些。我早就確認她[們]不是在家裡躺的嘛，是的，我就覺得ok，不然的話我第二天早上就會揍你（笑）。我就說 小心點啦，沒什麼的。我沒想過那一天會是這麼厲害的，那三點多我就回到office，回到office... 就已經聽到開槍了。

C: [21:36] 你指的是在新聞聽到？

J: [21:34] 嗯，在新聞[聽到]。接著跟同事聯絡，有些聯絡不到... 接著聯絡也沒什麼意思，都是叫她小心點而已。接著... 接著就密切留意啦。五點鐘我下班，我就想走去金鐘的... 我就走由皇后大道東走去金鐘那一段...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回來了，在金鐘回來，那很多都... 好像打完仗，筋疲力盡地走過來... 走過來。那接著有幾個年輕人，不認識的，就說，你小心點啊，整班警察在搜人啊，那我就走到差不多金鐘呢，我就回頭，回去灣仔地鐵站，乘地鐵走。沿途真的看到很多... 應該這樣說，9.12之前... 6.12之前，6月10/11我技都有去金鐘的。那時候我已經看到有些警車停泊在金鐘... 就是金鐘那邊... 金鐘太古廣場附近，接著我都看到那些警察特意在那裡守著年輕人... 那些年輕人，穿白衣，那時候是白衣還不是黑衣的。穿白衣，然後逐個排在那裡搜[身]的，我真的看到。那我... 我上班無論如何都穿西裝的，我的樣子就不像那些人[前綫手足]，所以說經過就沒事了。但我覺得氣氛是緊張的那天。那612更加推到高峰... 最可憐的就是我還沒聞[嗅]到催淚彈，我已經走了我才放催淚彈... 那後來我那一刻... 我那一刻，那天黃昏的時候，下班[的時候]，見到那些人，真的看到很多人就是垂頭喪氣，一批一批的走過來灣仔。接著他們都說警察搜人，上巴士搜，在地鐵搜那樣，那我相信是真的。那接著就200萬人上街啦，6.16就... 所以整個氣氛跟14年完全是兩回事。14年我覺得那裡是hea... 就走過去探望人啦... 嘉年華啦，有兩晚我還碰到戴耀廷，跟他聊天，但現在他還在坐牢，真的很可憐，真的很癡線。

G: [24:22] 那說回夏慤道... 因為我們的活動... 計劃就是夏慤道。那... 夏慤道這個地方，假設如果... 如果... 就是你說叫人拿東西去金鐘，那金鐘哪裡？會不會就是跟他說夏慤道呢？

J: [24:40] 我不會，因為在我那時候，整個金鐘都佔領了，夏什麼慤道？金鐘... 那個人就去了金鐘。那不就是... 是的，在那時候就沒有特別那個... 就是夏慤道，只不過夏

慙道... 是看新聞的時候一個名字來的而已，對我來說。總之它叫金鐘，政府總部附近那樣。

G: [25:10] 夏慙道... 就是如果夏慙道... 起碼都... 就是親歷其境過很多次啦。那會不會有哪一件... 哪一兩件事是特別難忘的？個人的或者... 好奇怪，很特殊，總會回想起來的，正正在夏慙道這地方... 佔領期間

J: [25:45] 對我來說是14年佔領的時候，因為我每晚放工就走過去的。最晚那晚我是留到3、4點的，因為Edison有個營在那裡嘛... 那所以... 叫做在那裡，有一段時間在那裡。那我記得有一次是11月，我忘記哪一天... 11月尾，因為那時候是尾聲，是的，接著呢，大家都說，你這班人守住了幹什麼？撤退吧。我記得那一晚呢，就應該學民思潮他們就in charge[看管]了我們的場... take charge那個場。接著他那一晚就是叫做什麼show off啦，就是有行動，什麼行動呢？就是因為警察已經佈了防綫，在兩邊，就是那個什麼... 不是一條隧道的嘛，不是叫隧道，有條... 就是這個政府總部下面有一條隧道可以通過的。

G: [26:58] 是

J: [26:58] 那兩邊佈滿了警察，他們說要... 不知道要... 就是突破這個防綫，但我也不明白他突破了幹什麼，就讓他們去那裡

C: [27:16] 你是不是說龍和道那邊？

J: [27:17] 是龍和道。是的

G: [27:19] 那一刻他們是想升級的

J: [27:22] 龍和道。那時候的社會輿論就是要不撤，要不升級。後來他們很含糊地升級，但也都不是說得明白那一天... 那一晚要升級，但起碼氣氛就覺得要升級的。那我那一晚在那裡，他們衝過幾次政府的防綫...突圍。成功過的，我這些幾十歲呢，他成功了之後我就是在他後面跟著他。警察來的時候，我就在前面走。那一晚我就在那裡來的，龍和道那一晚，我是在那裡的。我就留到大概三點多左右，那我走了之後就清場了... 我真的不知道是否幸運還是什麼，總之未經歷過他真的抓人，都未聞[嗅]過催淚彈（笑），真的很可憐

C: [28:20] 其中一個最深刻的就是沒在夏慙道聞[嗅]過催淚彈（笑）

J: [28:26] 是的。但是那一晚... 那一晚... 早上，警察就，那些什麼速龍[小隊]就清場嘛嗎，就打人嘛，衝過去，就是那一晚。但是我之前那一個小時已經回到家了。那... 我好記得那一晚的[示威者]總指揮... 指揮行動的那個人呢，就是黎汶洛。這傢伙我也認識他的，他現在還在華麗轉身吧，不過他... 他也應該轉要的，我是他我也會轉的，現在的香港的話。但是... 很難理解這個人現在那個... 現在是什麼狀態... 心理狀態

G: [29:12] 心理狀態，真是幻想不到

J: [29:14] 很難理解。是的。他所有親朋戚友，那些戰友，全部坐在牢。他還在那裡幹什麼呢？還留在這個position幹什麼呢？就是要找工作，做普通社工... 他已經 degree了[拿了學士學位]，那時候還沒的，那是還在讀書，他已經 degree 了，做社工，應該不愁兩餐。他還在天主教那裡做[工作]嘛... 好像在那裡做... 在那裡做... 應該不會這麼快解僱他吧？他應該不愁兩餐，他怎麼了現在？幾個委員... 社工註冊局，只有他一個留在那裡... 他一個人宣誓。我離開香港之前，我也跟他見過一次面。那時候，他挺 respect [尊重]我的，他都找我幾次，叫我支持他參選社福... 那個註冊局的，所以我覺得他... 他應該是一個很堅定的人。但是... 我覺得[轉變]也不算快，三年吧，他這三年才默默地轉了變。

(打招呼 + 小休)

G: [31:18] 剛才你說的，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在那裡衝了一晚嗎，三點再加上... 還沒聞[嗅]到催淚彈(笑)

J: [31:30] (笑) 但我走了之後就聞[嗅]到了，有一支... 我走了你才放，不是吧？

G: [31:40] 不過這些都是... 要回想的，可能都要用一些努力... 就是夏慤道那時候，當是... [20]14年那時候，[雨傘]期間，那個時期，那些人與人的關係... 你之前都說了一點點人與人的關係... 和2019年那時候的人與人的關係，有沒有什麼轉變，或者有什麼特殊之處呢？

J: [32:10] [20]19年的時候夏慤道已經是一個高度危險的地方。我晚上也去過幾次，沒什麼人，但是仍然留下很多標語和雜物，但是四處都是警察了，整個氣氛是兩回事。2014年我就不覺得是什麼回事其實，沒什麼的... 就是有一個... 一個很顯出香港有多元文化啦，警察就在做警察的事情啦，示威者在做示威者的事情啦。久不久偶然一兩晚有一些衝突，其實都是很小事。即使是龍和道那一晚也不是什麼大事。他們清場，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為那些人真的衝破了那條防線嘛，我也有份衝破的，所以... 我又不覺得是一個好... 警察有什麼太離譜的，可能不覺得的。當時的警察起碼不會蒙面不會... 每個人都有[編號]牌在那裡，有那個什麼[警員]證在那裡，即是大家都是跟著規則玩遊戲的。那麼你要... 我們要突破那個地方，你自然要付出一個代價，就被人揍了。那麼... 這個明[白]的，遊戲就是這樣玩的，那麼大家都是遵守著那個遊戲... 那個文明的遊戲玩遊戲。是的，[20]14年那時候的整件事是文明的，是很文明，文明得太多... 全世界都不會有... 就是... 那麼好，不會被人洗劫過，很奇怪的其實，所以沒有什麼的。[20]14年那時候顯示到香港是多麼和平理性，所以之後2014年那件事，之後全世界的新聞都不來報[導]了... 最初BBC全部[都]報[道]了那裡的嘛，後來也不來報了因為... 噓，沒有消息的，他們是想你拍到那一刻暴動的，那就好啊，這樣就沒有了，所以[20]14年整件事是沒有什麼的。那麼我也覺得警察是很... 是很文明的香港警察那一刻，[20]19年完全兩回事的

C: [34:23] 市民和警察的關係就很不同... 應該說很緊張，他們2019年超級緊張還有... 其實是敵對的

J: [32:33]其實我也不明白中間發生過什麼事，[20]14年和[20]19年中間，他們是怎麼train[訓練]警察？給了什麼訊息給警察，警察對... 當市民是仇人，我也不明白。他們這幾年... 中間做過什麼事？因為[20]14年的時候，警察是文明的我覺得，香港警察很文明... 跟英國比起來已經很文明了。是啊，那中間發生什麼事呢？中間有什麼灌輸給警察呢？而警察真的當[示威者]是仇人，沒有了朋友做了，如果是警察...就是你身邊有警務人員的朋友都沒有了。我都沒有了。但是那中間發生什麼事呢？真的是仇人啊，不是我跟他絕交，他也跟我絕交了。中間那個仇恨在哪裡來的呢？我真的很想知道... 這個真的不知道

G: [35:40] 我...我覺得就是大陸下order [命令]... 是接order[命令]做事

J: [35:49] 但是文化文化和order[命令]是兩回事。就是你老闆下order[命令]叫你做某一件事，那班人怎麼做是另一回事嘛，就是在辦公室裡面，老闆叫你這樣做，你怎麼做是另一回事嘛，是不是？我們打工仔都習慣了陽奉陰違啦，但現在這班人不是陽奉陰違啊，是做足了。還有呢，他們是滿有情緒、仇恨的去做的。那這些，我...如果我是老闆，我也想知道他怎麼命令到那些人就是這麼服從的去做真的是...

G: [36:29] 有機會二十年後再問警察朋友

J: [36:32] 不會啦，他跟你一輩子絕交了。那個仇恨是修補不了... 是彌補不了的

G: [36:41] 你說這個我...譬如雨傘那時候，那些就是... 不再接觸那些警察朋友，其實我那時候也在想，如果有機會再吃飯，有的，十年後吧可能，就是等事情完全淡了。那十年後啊又... 接著隔了沒多久已經是[20]19年那件事。那[20]19年那件事... 我覺得再過十年後都不行了

J: [37:09] 不會的了。一輩子的啦

G: [37:11] 我打算二十年... 很大影響啊真的

J: [37:14] 不會啊，這是一輩子的。這仇[恨]是一輩子的。這是仇恨，不是我們被他打壓，他都覺得是被我們欺負著，那些警察... 所以說他有這種仇[恨]，但那種仇[恨]是怎麼...他有這種仇[恨]的呢，我真的不明白，真的不知道

G: [37:34] 那人和警察的關係，那會不會跟...就是互相...就是示威者裡面那個人和人的關係可不可以說一點點... 就是譬如20[14]年的時候，我這個營[地]和隔壁那個營[地]是怎麼交流的呢？那20[19]年的時候，每個人都蒙了臉，那這個人和那個人又怎麼交流的呢？

J: [37:55] 19年我就真的...不知道。[20]14年呢，其實大家在那裡很和平，還有那是一個什麼...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那些人是沒有...不會有任何犯罪的意圖的。你不會去隔壁的那裡偷東西、偷窺隔壁的那些女生... 沒有這回事個個都是...就是在那段時間個個的道德那個standard[標準]突然間突然間好了。人與人之間的那個交往是很pure[純潔]的，我想那一刻已經是... 就是裡面垃圾都沒有...垃圾都沒有一粒，大家都是弟兄姊妹

地這樣去生活。那19[年]我就真的...因為我不在最前線，我就不知道。我每次示威都...都穿得很...穿得很正的

C: [38:49] 正的意思是...

J: [37:52]就是西裝筆挺，為什麼？我剛剛下班，警察跑來抓人的時候，我剛剛下班經過... 我工作證... 在完了工作，我們要保護我自己嘛。那還有[20]19年的時候，我都要保護我的同事嘛。因為我們的班照樣開...有很多次在開班的中途，突然間整個灣仔封鎖了... 那些路都全部被block[封鎖]了。那些人走不了，那怎麼辦？那些同學也放不了學，那怎麼辦？那我要指揮的嘛。那時候才聞[嗅]到催淚彈（笑）。我那時候的另一個職責就是，譬如說我們那些課6點鐘放學，我5點多就要... 四處check[檢查]哪條路是安全的，然後回來告訴同學那條路安全，你可以放學走那條路。然後那些同事，你也可以走哪條路、乘的士走，回來claim錢[報公司數]，就是那時候是這樣嘛... 我就是肩負了這個工作的... 在[20]19年那時候... 所以呢，我那時候的那個... 就是那個信念就是我不可以被人抓的。因為那一刻我是... 我的身份除了一個普通市民參與遊行示威，我同時也是一個機構負責... 在那一刻的負責那個活動的人，負責這個服務的人嘛。所以那個身份就是... 也要兼顧這些。我記得有一次就是在灣仔... 就是... 就是那個防暴車已經殺到過來石水渠街，那很多傻子就第一次來... 就是我見到有幾個那些示威者，有些媽媽帶著女兒，穿上黑衣... 她穿來幹什麼呢？說我第一次來灣仔而已，那你們要幹什麼鬼啊，我跟你說。然後我那時候就抓了很多，來聖雅各，我們就在那裏... 讓他們換衣服，就放他們走。那那一刻，那一刻，因為那是星期日。我記得那次是星期日，那整個聖雅各，最高級的那個... 那我就開閘，進來，關閘，然後叫那些同事給她換衣服，有衣服的就拿衣服給她換。那就OK了，就走了，然後都... 我就死站在石水渠街，因為石水渠街走上去就是皇后大道東，就是堅尼地道嘛。我就截住那些人，叫你千萬不要上去，你們不要上去，沿途下去，不安全的... 不安全的就走去「藍屋」避一避。藍屋open[開放]的那時候，你進去藍屋沒事的。按道理那一刻還沒衝到藍屋而已。為什麼不要去堅尼地道呢？堅尼地道一頭一尾一block[封鎖]了，沒有支路你走了。是啊，除非你走上山，走上山你死定了。

G: [42:21] 上山也不行，下山也不行（苦笑）

J: [42:22] 那條灣仔什麼... 灣仔峽道，你走了也沒有半命啦。我那時候站在... 那麼我叫他們截停那些人，別讓他們上去堅尼地道。你上去死定的了。是啊，我最記得有一個女人說穿上整副... 整副Gear[裝備]，黑衫... 黑褲... 全身都黑的，帶著女兒，我第一次來的，[我說]你來幹什麼呀？你都不要帶著女兒，女兒自己走比你厲害，[我就說]你沒來過走啦沿路下去啦

G: [43:18] 好像這些情況，就是你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叫同路人... 那就是... 就是怎麼會... 怎麼會去... 就是可能... 怎麼去教你，和你做一些... 一些東西呀，或者是怎麼去關心你呀？因為... 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就是譬如有時... 我們20[19]年去的時候呢，很多時戴口罩，我很多時都不戴口罩的。那就見到那些人其實... 我不知道那些[是]什麼人... 就是不知道那些[是]什麼人。那那些... 那些人呢，其實就是就是大概... 大概就是黑衫

辨認到呢，其實就覺得是是自己人來的。那接著就是有時做很多、很多事情呢，就會是感覺上就是和那些人一起上、一起落、一起做、一起走、一起退後，這樣那樣的。還有有幾刻，我們有時會走上去或者自己上去呢，就是走前一點... 呢那些年輕那些呢就說，喂，你後一點、後一點... 就是... 就是我自己是定了形不是一個年輕的人了。

J: [44:34] 看你的鬍子就知道啦

G: [44:36] 是啊，喂，你後一點、後一點，你不要上了。這樣接著... 就唯有又是跟他的指示這樣去做... 就是變了一件... 一件事呢，就好像一件事就好像... 有些... 有些... 就是怎麼說呢？我都不太知道怎麼說。就是好像呢是年輕人呢，真的在那個地方那裡有一點點主導的一個... 一個功能在那裡。那些年輕人就... 年紀大一點的那些呢，反而就是要聽他們的一個... 一個指導。那這個情況就跟你的情況有一點不同，因為你在那個地方真的...是最高級的嘛。

J: [45:21] 聖雅各的那個building[大樓]而已，在那一刻而已，不是最高級... 不是，因為在群眾運動裏面呢，是叫什麼deindividualisation，就是你是沒有了自己的身份的嘛，你是屬於這個群眾的嘛。那你自然會服從這個群眾的指示。那個指示哪裏來的？誰喊得大聲你就服從他啦。在那一刻其實... 真的，就是叫大家一起扔石，就像昨晚Leeds那樣，那所有人就跟著扔的了。大家一起說，走、走，你就跟著那步伐怎麼走嘛，就走... 有人在後面指導你的步伐怎麼走的，就走。所以在那一刻其實是一個去過性化的... 就是這個平時個人是怎樣也好，去到那一刻，你就是屬於這個群體裡面，是集體... 集體這個群體的行為來的。所以這個... 這個不難解釋的，就是去到那裡，那我們現在聽一些commander... commander是年輕的那些人，他很容易什麼的。但是那些年輕的就真的不顧[性]命的那時候，但是到現在呢，這麼多次法庭審判，沒有人審過扔催淚彈... 啊不是扔催淚彈，沒有審過扔汽油彈的。沒有一宗... 可能我沒有留意啦，就說，哎，控告誰，只是控告他暴動而已... 參與暴動而已。扔汽油彈什麼的，好像沒聽過指明這傢伙什麼時候... 什麼時候在那裡扔汽油彈，好像沒聽過。因為是不是如果那個扔汽油彈

C: [47:21] 因為如果... 如果扔汽油彈... 只是告扔汽油彈，就是刑事毀壞而已吧？或者... 擾亂公眾秩序？

J: [47:29] 扔汽油彈還不是暴動？

C: [47:30] 哦，你的意思是沒有因為他扔汽油彈而說他暴動？

J: [47:35]是啊，你有沒有印象？我就沒有，你有沒有？

C: [47:38] 我沒有印象...

J: [47:39] 就是啊，就是每個人都是暴動，就只是站著都叫暴動，但是沒有人說因為你是那天扔汽油彈所以你判十年... 沒有，沒聽過。扔汽油彈那些沒事。

G: [47:52] 或者沒有證據證明他扔汽油彈？

J: [47:59] 怎麼會？全都拍著的，就是很多人是拍著那些人扔

C: [48:05] 但未必identify[辨認]到那個身份

J: [48:08] 有多難？那幫就是警察啦，扔那幫。因為... 這麼多汽油彈扔，沒有一個... 因為扔汽油彈被人告。是啊... 如果真的是扔汽油彈判10年，社會不會說你判得差的。如果他說，喂，那個人有兩條索帶判你六年，這樣也有。[王宗堯]進去幾多秒鐘啊，那些也判了六年。那也判了六年，那扔汽油彈那個怎樣？沒有... 好像沒有，我真的沒聽過... 沒聽過有個法官判他因為他扔汽油彈，我判他十年，好像沒聽過。那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我很... 我很有理由相信那些不就是警察來的，抓了是我自己[人]就行了。這樣我不信... 扔汽油彈，喂，扔汽油彈是最容易被人抓的，因為這個動作呢扔完之後呢你會失平衡的嘛，要抓你有多難呢？連記者都能近距離拍到你，警察有什麼理由不可以近距離在你身邊呢？就是扔那一下，你這個人平衡不了的嘛，你要重新站起來才可以走的嘛，要抓人有多難呢，在那一刻？就算抓了，好像沒有人這樣被[控]告過。就是抓了一條白... 拉了一條封鎖線，中間那些人就全部被告暴動，這個三年、這個五年這樣而已。扔汽油彈那些好像沒聽過有人入過罪。

G: [50:01] 不出奇，如果聽你這樣說的。在這個情況裏面，我想到...

J: [50:07] 這個要記錄它

G: [50:07] 想到另一樣東西就是，那個人與人的關係呢，其實我想說就是[20]19年的時候是... 導致那些人那個不互信呢，就是由[20]14年的時候可能互信，大家都覺得這個人是怎樣。但是[20]19年的時候，我就那個... 自我防衛的意識提升到很高，四圍捉鬼，是的。這個肯定是有，會留的，肯定會做這些事，這個以前... 以前不多出現的。你同不同意這個情況？或者你會不會在這個方面裏面都有一點點經歷這樣呢？即是捉鬼...

J: [51:03] 你說捉鬼，不如說我自己保護自己，是的。那... 我記得1月1日... 1月1日那天，就是有些人拿著槍... 蒙面拿槍的嘛，有幾個，那些肯定是警察來的，在沿途拿著槍指著些人。那也有一些暴徒，應該是警察來的... 那我也走過見到有幾個... 有幾個人形跡可疑，蒙面、戴上頭套那樣的，所以那些應該是警察來的。那一刻不是會不會互信，而是要保護自己。所以... 應該這樣說，帶遊行和正式參與所謂暴動那一刻是不同的，那些心理。我沒有參與過那些前線，去扔啊，衝啊，我沒有參與過。但遊行的時候呢，是大家很容易有一個互信在那裡的，因為遊行而已，沒什麼特別的，但是在去到那一刻，要衝、最前線那一刻... 是一定要懂得保護自己。所以那一刻懷疑旁邊的人是正常的

G: [52:38] 那這個保護自己的意識會不會是在[20]19年那裡特別提升到一個很高的位置呢？

J: [52:44] 這個說真，我就沒有經歷過，就是我没有去到最前線，但是看回那些新... 看回那些影片，那些人真的是很... 很瘋狂的、很投入的，在那一刻，那一刻他真的不要命的，想著抓就抓，沒想過抓完之後這麼大，後果是這麼可怕的。我真的信他們是那種犧牲精神來的，在那一刻... 衝就衝、搏就搏。但是整件事呢反而不是... 不是那一刻，而是整段時間呢，是令到... 所有人都是互相不信任，現在。我說你是藍絲來的原來，你是黃人來的原來。我也有很多認識了幾十年的朋友，因為這樣而就各走各路... 這個是人與人之間那個關係... 是沒有了的了，其實。不是決裂，是沒有了，那些關係。那我就幸運，我家簡單一點，就是不會說媽媽是藍你是什麼的。因為我幸運，四大長老都死了。我就沒有那些家庭的東西... 我家裡有一個哥哥是藍絲來的，就不會見他啦。那移民了，那那些不要移民啦，沒什麼特別的

C: [54:33] 我想問多一點之前說去個人化的狀態呢，譬如2014年或者遊行期間，或者19年去有一些共同的... 一個社群的一些目標或者訴求簡單來說，很可能去爭取這些... 這些目標的時候，就會有一個去個人化的狀態，可以進入到。由那個去個人化的狀態又跳回去日常，就好像平時那樣... 那個... 那個... 在你之前... 你都要經歷了去遊行完了，或者去參與很 intensively 地參與社會運動之後又回到日常那個轉折是怎樣的呢？會不會有一些... 譬如不知道2014年的這個轉折位會不會還有一些記憶呢？或者19年這個有沒有一個轉折位的呢？有沒有一些記憶呢？

J: [55:28] 其實去個人化就不是... 不是目標的問題來的。而你參與... 你已經在那個環境，你在那裡你就很自然就involve[牽涉]到群眾裡面了，就是所謂去個人化。但是你一離開了，就離開了... 就可以了。那當然啦，你當然認同你才會在人群當中的，你不認同你就不會在那裡。那一定是你認同了那樣東西，你才會參與。在參與過程裡面，就很容易出現這一種去個人化的... 就是你平時是好人來的，但是昨晚你竟然走去扔石頭。你平時是一個好爸爸來的，你就是推警車，為什麼？因為整條街的人你認識的人都推警車，你就去推警車。那這個就叫去個人化，而不是說我進去，我要做另一個人我才走去，就不是你認同了，你進去了同一時間在做這件事，那你就很容易就產生這種... deindividualisation這個情況，很容易的。就是人扔就扔，就很容易的其實。所以這個... 你怎樣才可以... 消毒，你離開了就已經不同了... 你就已經變成你自己了，除非你是這個群體，你是一個很involved[參與]很深的群體是另一回事... 你是納粹... 納粹頭目這樣是另一回事。但是你是普通市民你是很容易進去那裡的。所以有很多書... 有很多本就是在說這個，就是說為什麼那時候納粹黨，那些普通百姓... 就是屠殺猶太人，為什麼這樣做呢？你是普通人來的，你不是軍人這樣。是因為你在那個環境之下，你就出現了這種情況。當你走出去的時候，你就會後悔，為什麼我整天會這樣

G: [57:36] 說回夏慤道.... 不說香港夏慤道，那你有沒有去過其他地方叫做夏慤的地方呢？

J: [57:44] 有。我記得我那時候送我女兒來上學的第一年

G: [57:48] 哪一年呢？

J: [57:51] 2012年... 是的。2012年。那我女兒來到上學。那我們那時候，因為那些銀行... 我們那些銀行還沒搞定，那時候，就是... 就是有東西卡住了，銀行那些，那我們在Sheffield銀行，匯豐銀行，他說，不行... 不是，他說要搞很久才搞定，但是我明天要去倫敦的了，那我就叫她去倫敦那裡搞。我記得那家匯豐銀行的地址就是夏慤道

G: [58:21] 倫敦的夏慤道

J: [58:22] 倫敦的夏慤道。就是匯豐銀行，就是在倫敦的夏慤道

G: [58:27] 那時候是2012年？

J: [58:28] 是啊，是啊。

G: [58:29] 你也知道... 這個夏慤道香港也有一條？

J: [58:33] 是啊，知[道]的，知[道]的。其實全世界英國管理[過]的地方都有夏慤道的... 我不知道新加坡有沒有，我猜如果他不改名也應該有。所以因為他們什麼每逢有英國殖民地的地方，都有York的嘛，香港都有York啦。接著在美洲也有一個New York，因為他們思鄉... 思鄉自然去到那裡就改回自己家鄉那條街的名，因為他們主事的，去到那裡... 所以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夏慤是一個人來的。但是為什麼英國有一個夏慤道呢？可能... 可能... 可能.. 跟他人沒有關係的，可以查一下

C: [59:26] Sheffield的夏慤是一個人

J: [59:28] 但是香港的夏慤是因為港督叫夏慤嘛

C: [59:33] 嚴格來說他不是港督，但是他是一個將軍... 就是接受日本二戰之後道歉的那個將軍

J: [59:42] 但是夏慤道是比這個人早的，早過... 比投降還早的

C: [59:48] 比投降還早的時候已經有夏慤道？

J: [59:47] 我不知道啦... 你check check...

C: [59:49] 二戰後... 應該是二戰...

J: [1:00:03] 但是那條路應該很久了，應該不是因為這個將軍的。

G: [1:00:08] 夏慤道沒那麼久，那條橋哪有建得那麼快？是因為這個將軍命名的

J: [1:00:15] 可能是... 因為戰前都沒有，那條海... 都是海。有機會，但是倫敦的夏慤道應該跟他沒有關係... Sheffield的夏慤道...

C: [1:00:31] Sheffield的夏慤道就不關他的事，是另一個夏慤

J: [1:00:32] 因為Sheffield的夏慤道一定比這裡[香港]老，所以夏慤不是那個名字，就是跟香港的夏慤應該沒有關係

G: [1:00:45] 沒有關係的。那你有沒有去過Sheffield的夏慤道呢？

J: [1:00:49] 沒有正是去過，我知道在哪裡

G: [1:00:51] 其他世界各地的夏慤道或者...

J: [1:00:55] 沒有印象

G: [1:00:55] 最有印象就是倫敦這個？

J: [1:00:57] 是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去那間銀行那裡搞嘛... 是啊

G: [1:01:03] 那你知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還在那裡的，倫敦的那個滙豐？沒有再重遊舊地了？

J: [1:01:11] 我沒有啦。那裡應該是Chelsea，很貴的地方來的，住不起

G: [1:01:19] 好... 問多一點... 在這個位置... 最後有兩個問題，就是2014年雨傘運動十周年，就是... 就是講一下雨傘，十年前的... 那就是關於爭取民主自由這個議題上，你覺得夏慤道起到一個什麼作用呢？就是這三個字，或者這個名字

J: [1:01:50] 我沒有特別的印象，因為沒有特別的感覺的。因為當年佔中都不打算佔那裡的嘛，只不過這麼巧在那裡發生而已，是打算佔中環的嘛，誰知道神推鬼擁去了金鐘，神推鬼擁在那裡而已嘛，所以我又不覺得夏慤道起了什麼的作用。但是之後夏慤道可能已經是一個地標，是一個... 是一個Icon[象徵]來的，但我想現在殖民地... 新殖民地政府應該要很快會清洗了這件事... 改名啦。很快會清洗的了，它絕對絕對是做出這件事，也都應該要做這件事。它應該要這樣做。

G: [1:02:47] 都是... 都是夏慤道啦，不過你可能不講夏慤道都可以。那麼... 那麼你在十年前雨傘的時候在夏慤道都留過那些腳毛啦叫做。那麼在這個時候或者爭取啊... 就是有份抗爭的這一些事情裡面呢，你有沒有後悔過呢？或者... 或者會不會覺得，後悔的意思可能是我後悔我做得不夠，或者我後悔出席在那裡。有沒有這些這樣的想法呢？

J: [1:03:23] 沒有... 經歷就是經歷啦，因為經歷就是你的... 是你的什麼來的嘛... 人生的其中一樣東西來的嘛。那也都沒有... 就是起碼沒有被人抓過，沒有因為這樣而承受了一些很慘的事情，那我就覺得沒有一樣東西是值得後悔的。但是參與了太多還是參與了太少呢？那麼我覺得是... 就是以我的怕死的性格呢，我覺得是適當的。就是... 我都沒有能力去走到很前去帶... 帶著那些人，也都沒有戴耀廷他們那麼... 那麼厲害。那我又... 我又覺得自己... 那個有限度地參與，而且[20]19年之後我是安全地參與，我穿上全副西裝，你又見我西裝走過，我放工的時候...

G: [1:04:31] 人家就全副武裝，你就全副西裝（笑）

J: [1:04:33] 是啊，我放工嘛，你抓我幹什麼鬼？我放工而已，就是這樣... 就是... 就是每一次我自己... 我自己計算過自己有多安全，是去哪裡... 去哪裡可以走。那這個我是計算過的，去到那裡我就走了。在那個位置我走，我全部計算過的。所以所以都是都是touch wood

G: [1:05:01] 一種最安全、最保護到自己的一種參與方法

J: [1:05:06] 是啊，是啊，那因為那一刻也是灣仔嘛。那我是... 就是... 我要為我的課程、我搞課程那些同事、我們的學生負責的嘛。我放工了，我不用負責了，不是這樣的嘛，沒有這回事的嘛。那所以都要為他們負責的時候呢，有些事情我就不可以... 不可以去得那麼太前的。我又沒去到我老闆那些級數，什麼寫聲明去支持什麼什麼，支持政府我又沒去到那些級數，好在不該去那些級數

G: [1:05:44] 不同崗位做不同的事啦

J: [1:05:47] 是的，在我的崗位上面我覺得恰當的，就是你都不不會有什麼後悔... 你沒去得那麼前[綫]，那我真的沒那麼前[綫]。那我幾十歲，我去衝跌倒了，他們還可以照顧我。我記得有一次在太子... 太子，是夜晚來的。他們圍...

G: [1:06:14] 警署？

J: [1:06:15] 警署。我就在那裏... 然後呢，我沒有口罩，因為他們口罩不是蒙樣的，是他們放催淚彈要戴口罩嘛，我沒有口罩。那有一個... 有一個阿哥就送了口罩給我，然後我就站在那裡，然後走了，這樣，就是剛才你說，就是有人演繹，我怎麼走，然後走了，走快點、快點，慢慢來，逐步走不要踩到人... 然後不要踩到人，我覺得整件事是很command的... 就是... 就是很像行軍那樣，然後然後... 然後我就上去了那個荷里活廣場... 是叫什麼？

G: [1:06:59] 旺角荷里活中心？

J: [1:07:01] 對，我上去了那裡，然後就回家了。就是我覺得... 那件事我... 在那一刻我就聽... 我聽到指示而已，沒什麼啦其實。

C: [1:07:14] 我最後有個想問的問題... 因為就是John你本身的工作... 社工啊... community organising有關，就是如果[依]照你的專業去看，或者你個人的意見，就是香港人2014爭取真普選，然後[20]19，最初就是反修例，反這個送中條例，但是接著其實最終都是會想有... 簡單來說一個民主的體制給香港人，但是也都很多都會有說到[20]14年或者之後，尤其是19年之後，更加覺得香港人，那個... 一起的身份認同是強烈了。那會不會是... 就是雖然這些... 譬如佔領或者[20]19年，大家在那個過程之中... 有些人要犧牲，那也都有很多裡面有很多轉折啊，甚至... 甚至... 黃[絲]那邊人都可能有些爭拗，就是... 哪怕是這樣，但是這些這麼多的事情一路發生，是不是都是幫我們凝聚所謂香港人的那個community呢？但是當然剛才也都有提過，有些是撕裂的狀況

況，你怎麼看這些... 這麼多的事情的發生？還是都是隨緣，一路... 發生就是要發生的，還要發生呢？還是如何？

J:

[1:08:34] 來到英國之後呢... 幾樣東西我覺得很大感受。第一就是... 啊，來到就有選舉了，我也有投票權的。第二，投票權是一些很普通的東西而已在文明世界，但是在香港要殺頭的。現在說一說都要死的。就是我覺得... 就是很討人厭的，現在香港... 香港政府，香港整個社會很討人厭的。就是互相... 我都認識有些朋友一起長大的，為什麼你變成這樣可以？可以變... 變得這麼猙獰的呢？就是羅致光這樣，為什麼你會變成這樣的呢？我以前幫過你選舉的，幫過你... 幫過你[做]助選團的。你的兄弟啊，[跟]你出生入死的那些，在坐牢啦。你最敬佩的李柱銘被人[控]告，即將被判[刑]啦。為何會這樣... 為何那時那些人... 我記得是8月4日公務員示威，在公務員晚會... 那時公務員力竭聲嘶地說要對抗政府的嘛。那時報紙也有說，最黃的公務員是什麼？是律政署，或者什麼的。但現在不是，律政署那些要告到你仆街，對不對？律政署的人很多都是律師。喂，如果你在香港Hong Kong U畢業的，幾乎百分之一百是戴耀廷的學生。戴耀廷是教year 1的嘛。那你一定是他的學生。你老師現在被人這樣非法對待，你無動於衷之餘，你還要勸死[刑事控告到極緻]他那個。你就是勸死[刑事控告到極緻]他... 那個律政署... 那些檢控那班人，喂，會不會很荒謬？你這樣都想得出來？那些法官... 李運騰是余若薇的學... 徒弟來的。喂，李運騰帶著律政那些什麼法官，那麼荒謬的，你都能夠告的出，都想得出[控告他們]。喂，為什麼？你是這樣... 是這個訓練出來的... 是戴耀廷訓練你，他有份訓練你的，他肥你佬[改作業評為不合格]，你討厭他你都不用現在這樣的。那阿伯那些在街邊唱... 唱榮光的阿伯，喂，你真是，他判完之後還要整死他，現在還有幾條罪跟著來。你控告他那些都是律政署那班人而已，可不可以放過他一馬？放他一馬有多難啊？你知道在報告裡寫幾句，File close就搞定了，是不是？沒得再告了，File close這樣已經是搞定了。你不用每次都什麼... 什麼審[判]納粹[黨]的時候，那個官就說你不用一槍對著胸口，你射高一點點，你可以的。射高一點，射到他這裡，射他不死，你不就行了。你又能交代，但現在香港那班人不是，是做到盡，是不是？那這班人是... 我們同一時間訓練出來的，都是在港英政府之下訓練出來的。為什麼你們毫無良知的？大家都知道... 困了人幾年，又不判案，是違反了普通法的。你是普通法訓練出來的，你不是大陸訓練的，為什麼你會這樣？為什麼康文署那些人會這麼狼死[狠心]？警察我不算。那些公務員，為什麼你會去到這麼絕呢？對啊，你們都是那個系統出來的，都是我和我的系統出來的，是不是？你教育局那些都是讀教育出來的。社會[福利]署都是做社工出來的。是不是最近那班人社工註冊局改組，那些機構的老闆，每個走出來[支]撐[政府]。還有Hong Kong U那個教授Amy Chow...周... 中文我忘記了。她在聖雅各做實習[社工]的。她做實習那年就是我進去做事的那一年。她實習完之後我們一起去澳門玩的，暑假。她那個時候是少女，我們一起長大的嘛，為什麼你現在變成這樣呢？你拿了博士學位，做了教授，你應該... 應該高枕無憂的啦，不用愁兩餐啦。我們一起長大的嘛，之後我們一度有聯絡的，她還是我們課程顧問來的。我記得有一年汶川地震我跟Amy Chow一起去廣州，去train[訓練]那些社工的，那些社工說要... 那些社工是想上前線，上前線去幫四川那些人。他們心理質素不太好，

劉老師，我們請到周教授一起去訓練他們。我們一起訓練的，跟她訓練了兩晚。大家是很好的，為什麼突然間會這樣呢周教授？周燕雯是... 為什麼周燕雯教授會這樣呢？我們一起長大的，是我比她大一兩年啦。為什麼這麼深愛祖國的呢？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別人我不管，我跟她一起... 一起成長的嘛... 一起那晚[還討論]我們應該怎樣教，明天的run down[安排]是如何，大家是合作過的嘛。我有幸跟教授合作過啊，去做培訓啊。但是轉個頭來變成這樣的？

C: [1:15:20] 我可以這樣說嗎，譬如[20]14的佔領，到20[19]的大型社會運動，簡單來說其實就是大家... 某一班香港人，我們要堅持守衛的價值或者所謂良知，你剛才說的。但是有一班跟中共、港共政權是走得太近的，他也是站在另一邊，所以這些事情一路發生其實就是因為有一班人想守護了一些東西？這個其實是我們的核心價值？

J: [1:15:54]對於周燕雯我不認識她啦。我不知道她現在狀況是怎樣，周燕雯、羅致光... 還有一個黎永開，明愛大老闆... 我跟他們是很... 算是熟悉啦，我相信他們是一個... 是一個很遵守原則的人來的，是一個很有... 知識分子遵守原則。只不過他... 他現在此時此刻覺得這個原則是對的。他覺得，是呀，他們是... 他們是... 他們是在做一些他認為是對的事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這班是為錢，我不相信周燕雯為錢，她不用為錢，我不相信她為名譽，她已經是大學教授兼系主任了。她不需要為... 在這個崗位已經做最top了，我不相信她還要什麼，她私底下是個師奶[主婦]來的。我們完了之後，哎呀，還要去買菜那樣。我回到香港之後，哎呀，她就是一個普通的師奶來，一起成長的。只不過他們覺得這件事... 他們的原則是對的，比如說黎永開，他一直都是左傾的，一直都是左傾的。我有很多同學都是左傾的，左傾的意思就是祖國什麼的那些來的，有空就回祖國的。他們年輕的時候，他們覺得你們不忠誠是不對的。他們覺得，以我們的priority，我們的價值觀的priority就是自由民主、人權，他們的priority就是忠誠... 就是忠誠啦。我忠誠祖國也可以，我忠誠我的職業也可以，我忠誠我的什麼都可以... 那個叫[L]oyalty是重要的。Honesty是重要的。我忠誠於那件事... 那這班人這樣做是不忠誠的，他覺得是這樣。對他來說他沒有矛盾的... 是啊，我絕對相信這班人不是為了錢，其他人我不知道。他也不是為了然後的利益。他也認為這件事是對的。黎永開當時教我CD [community development]的，是在講什麼正義的、講這些東西的，社會行動啊，他教這些的。是啊，就是他教我這些的，但是他轉個頭來，現在這麼多不公義的東西，你看不到。你真的做社工註冊局的委任委員... 他退休了。他的錢，就是他現在的身家我不知道有多少，起碼來到英國啊無憂無慮啦。為什麼你又不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然後羅致光那個仆街[混蛋]，他... 他所有親人都在美國的，還有另一個人最近很紅的，就是馬逢國... 馬逢國他的兒子都在美國的，我認識他的兒子呀，老早就去了美國的啦。他有沒有美國籍，我絕對相信有啦，因為我認識他的太太、認識他的兒子。他在美國是美國人來的... 就是說他們是為了什麼呢？馬逢國都七張[七十多歲]啦，現在人生為了什麼呢？是不是？等於我上次在我們的sharing那裡講，他們中了那種共產主義的毒囉，是就是不斷要... 唯物辯證鬥爭囉，這個毒是超越人性的，簡直是superior的，沒有人性的，是啊。對他來說沒有轉變過，是忠誠很重要。

G: [1:20:31] 但是那種突變，那種就是... 那個... 那個，喂，你都要基於某些價值觀的

J: [1:20:39] 什麼叫價值觀呢？你覺得哪樣東西重要嘛

G: [1:20:44] 如果忠誠是他最終極的價值觀，那就沒辦法啦

J: [1:20:47] 就是像警察囉。我們價值觀是一個排序來的嘛，是排排排排... 是啊排序
.....

C: [1:25:50] 那這次的訪問就完了就是有在12點50分下午的時間就結束謝謝John

J: [1:26:03] 謝謝